

陪读那一年

王春鸣



那一年，我在小树就读学校的对面小区租了一大套房，过着有滋有味的陪读生涯。这个小区住户以陪读的家庭为主，几乎所有的房子里，都有一个略带强迫症的妈妈和一个不耐烦的孩子。因着求租时机的不同，有的母子将就住着靠两百平米的大毛坯房，三年来说话都带着回声。有的将就着三十平米的大车库，相互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。

刚搬进去时，毛坯房里唯一的家用电器，是一只光秃秃的灯泡。前任租客已经把所有自带的家具家电清走，只剩下墙上的中

倒计时贴纸、单图表。

这个小区是整个城市醒得最早的。所有的孩子都要在早晨七点之前到校，所以七点过后，我的心和房子都空落落的。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视，我就在临窗的破桌子上铺了一块红格子破布临曹全碑。各种各样的叫卖声次第响起，普通话与方言混杂。首先是卖各种食品的，因为小区里住的都是未来的国之栋梁，所以哪怕是住车库的，都要让孩子吃最好的。于是，“新大米，熬粥都比别人香浓的有机大米来喽！”蛋是这样喊的：“鸡蛋鸭蛋柴蛋聪明蛋——”是拟人句，同时微言大义，含有“吃了我的蛋你家孩子会变聪明”这样的暗示。

吆喝声各有千秋，最精彩的一个是“旧书旧报废铜烂铁瓦格(坏的)冰箱彩电卖哇！旧书旧报废铜烂铁瓦格(坏的)冰箱彩电卖哇！”前半句普通话，后半句接用方言，倒也腾挪跌宕，韵味十足。

在有机大米、聪明蛋和小区百货店旁边，形成了小小的市井。心里和家里都空落落的妈妈们，聊食物，聊菜谱，聊孩子的学习成绩，聊去哪里补课上课外班，有的话掏心掏肺，有的话是言不由衷，遮遮掩掩的。

这些热闹的小市井有最称职的看客，是小区里两个保洁员。他们各自至戴一顶红帽子，一只手持着竹枝扫帚，一只手拎着垃圾袋，走起路来半边身子不太灵便。这两个

保洁员蹲下捡扫妈妈们手里掰下的菜叶，扔掉的纸巾。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扫地，捡废纸、整理花圃。如果看到谁手上拎着垃圾出来，会抢着迎上去要接过来帮忙扔。我开始只是觉得物业管理好聪明，既给残疾人提供了工作，工作效率又这么高。后来有一天，我听见一个妈妈在唠叨自己的孩子，大意是嫌她不够勤奋诚实，所以让她站在远处看着两个保洁员劳动。他们正在修剪香樟树枝，两人合力使着一把大锯子，你拉过来，我推过去，高声说笑着。

我终于明白他们是那么认真可敬，完全可以当学生的榜样。他们一旦明确了自己的分内事，不需要监督，重要的是，他们干起活来那么尽力又快乐。

每年六月份高考结束的时候，一辆辆收废品的三轮车涌进小区：“收旧书旧报纸喽！”“有旧书旧报卖哇！”“高价收购旧书旧报纸啦！绝对不少秤的啦！”吆喝声隐隐带上竞争甚至吵架的意味。每间正在撤离的出租屋里，都会清理出数以百计的参考书，数以千计的试卷，它们扬着灰尘重重地落在地上，变成三毛钱一斤的废纸。同时热闹起来的还有小区门口的百货店，这时候变成了临时的出租房屋中介所，一批吃着有机大米和聪明蛋的孩子考入重点大学，被扬眉吐气的妈妈带着奔赴新的战场，又一批新生和他们的妈妈即将到此安居。

再骑一次单车

王征桦



刀山，也要过去。为了坚守这个原则，我们只好用两根竹竿，抬着单车，从废弃的、长满荆棘的古徽道上山走下山去。

后来我右膝的半月板有了毛病，胡羊不好意思再喊我了。自那以后，我出门一直是开车，十几年来，我再也没有骑行过。但我可以从朋友圈得知胡羊的动向：他的骑行从就没有间断过，而且愈来愈让人惊奇。特别是2024年春节长假，他发了一张照片：大雨中，他戴着头盔，穿着骑行衣，站在单车旁边，咧着嘴笑着。令我大吃一惊的是，这张照片的背景是东方明珠塔，毫无疑问，胡羊从安徽骑行到上海了。

我打了他的电话，问他是不是真的骑行

到了上海。他不以为然地说，这有什么稀奇，去年国庆期间，他还花了一个月的时间，骑行到了四川宜宾哩。胡羊说，在沿长江的骑行中，他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人这一生，要像长江一样，一刻也不能停息。如果奔腾的江水停了下来，就不是长江了；如果人一旦停了下来，就什么也不是了。

去年八月，胡羊退休了。他真的没有停下来，报名到社区做了一名志愿者。做志愿者之余，周末还是骑着单车到处跑。他突然发给我一条短信：春和景明，惠风和畅，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再骑一次单车？你骑得慢一些，我陪你。

眯了眼睛。

我老家的房子已经变成了一块菜地，老邻居种着一畦菠菜、一畦蒜苗、一畦青菜。早已看不出原来房子的样子。可是我每次走到那里，眼前还是浮现出一座白墙灰瓦的土屋，黄昏时冒出缕缕炊烟。母亲系了围裙，在灶台边忙碌；父亲扛了锄头走在田埂上，夕阳金色的余晖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。我背着割好的猪草回家，弟弟赶着鸭子进圈。柴烟裹着香味，故意从灶房里飘出来，满院子跑，仿佛代母亲在喊我们回家吃饭。

岁月马不停蹄，一切都在变，令人欣喜，也令人伤怀。那个近在心灵却又远在天涯的老家，那段再也回不去的岁月，仿佛醇酒，历久弥香。

水乡

走走



这里被称为水乡。

黄包车夫在他们的黄包车上等待，真正的黄包车，通蓬全是土黄色的，看到游客走下旅游车，他们的脸上浮起了一丝笑意，略略抬一抬屁股问道，坐不坐？游客一边往前走一边摇头。河在哪里？游客在最后一个面前停下来问。车夫平静地指出了方向。

在马路上步行了十分钟左右，游客向左拐进了巷子，据说，它将蜿蜒到河边。游客在巷子里漫步，狗儿轻捷地从他背后赶上，快步小跑起来。四个年轻女人围坐在太阳下的方桌边打着麻将，其中一个的腿上盖着一块小方毯。她们背后，黑色的门边，一个小女孩啃着一只苹果。

几乎所有的前门都敞开着，一只只小巧的粽子被捆着，横七竖八地躺在长桌上。女人从门后睡眼惺忪地出现，拖着软底棉拖，搓着双手，慢慢地扯出一小包大头菜，味道很好的，自己腌的，的确鲜美。隔壁人家的女人在这期间一直沉默，她只是默默地抬着头望着。身体裹在咖啡色羽绒外套里的游客经过了她的长方凳，她小心翼翼地指了指上面的笋干青豆。旁边是看起来十分相似的大头菜，一小包叠着一小包。游客踱到了小巷对面，停在一个古玩摊前，看起来十分在行地敲起一对玉镯。趴在摊旁玻璃柜台上的一只猫悄无声息地跳下地，溜向昏暗的房子深处的某个角落。游客继续往前，一个一心一意涂抹、时不时停下来凝视前方的身影激起了他的好奇心，他从侧面看见了黛瓦粉墙，黛瓦粉墙正在再接再厉地继续延伸，对于这样一幅常见的水乡风光画，游客的反应只是眯了眯眼睛。

他沿着河边的石板路向前。几分钟后，他看到一座石桥。红色棉外套，深蓝牛仔褲，黑色中跟鞋，手里拎着一只小包的女子正望着镜头微笑，他立刻加快脚步，从她和摄影男人中间，低着头走了过去。他回了一次头，那个倚着栏杆的姿势已经消失了。一群男孩从他身后奔来，攒炮嘣、嘣嘣着，追着他。

在一直铺进河水的台阶上，他看见了一个船夫。河里停着五艘木船，其余的船夫坐在各自的船上。河面上因为风形成的涟漪不断向前推进着。他向他们走去，并向他们举起相机。一个把脑袋扭向了另一边，一个向他微笑了，一个钻进了船舱，另一个没有动，已经在船头的日光下睡着，岸上的船夫目不转睛地盯着他。生意不好吧，他蹲下身子，一阵风吹来，他把外套上的帽子掀上来盖住脑袋。嗯，冷。岸上的船夫现在盯着河水。他再一次举起相机，同时手指在空中比划了一下，往船那边靠靠。船夫没再吱声，动了动脖子。对，再过去点儿。

游客继续独自前行，现在他走进了长约百米的廊棚下，木架瓦顶，于是阳光不见了。

雨

(外一首)

贺红江

四月的雨，从晨到黄昏
眼前万物，清洁而明净
纷纷扰扰的天空
开始一片一片地湿润
在原野，裹挟一身的尘埃
掀开雨帘
我没撑开妈妈之前留下的伞
任雨扑面
那是妈妈的手
抚摸着我的脸颊
春天的长相
盛开的速度令我猝不及防
满园的春色无限膨胀
一群蜜蜂在空中嗡嗡地描摹底色
在这张五颜六色的请柬上
我看见了春天的长相

快乐老家

冷月

老家，是我的祖辈们世代生息的地方，是生我养我的故土，是我儿时的乐园。

记忆中的老家早已悄然改变面貌。泥泞的小路消失了，水泥路宽敞而干净。从前那些阡陌纵横的田野，一年四季不断变换着景致：春天里秧苗拔节，可以听见它们欢乐的笑语；夏天里一片葱茏，玉米挺着腰杆比赛谁背的“娃娃”更壮实；秋天，金色的稻浪在追逐嬉戏；冬天，屯满水的田野像一块块明晃晃的玻璃。

变化最大的还有那些老房子，而今，它

们的主人去了哪里？它们的小主人大多都在城里的钢筋水泥里蜗居着，进进出出，家家户户的防盗门都关得紧紧的。还有一部分房子变身成小洋楼，高墙大院，黄墙红瓦，有的还修着亭台楼阁，气派壮观。院子里平时也没有什么声响，仿佛一切都在冬眠。一位两鬓白发老人，陪着一条老狗，守着日出日落，度他们最后的黄昏。只有到了过年时，院子里才一片欢腾。暖融融的阳光洒满院子，小汽车摆在院子里，桌子椅子摆在院子里，欢声笑语，喝酒猜拳，连院边的老树也笑